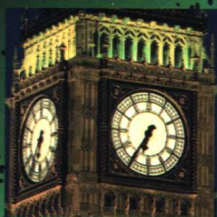


第三条道路与

新英国

阮宗泽 著



NEW
ENGLAND

東方出版社

第三条道路与

新英国

NEW
ENGLAND

阮宗泽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美艳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诸晓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阮宗泽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2

ISBN 7-5060-1531-5

I. 第… II. 阮… III. 政治-研究-英国 IV. D756.1

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

DISANTIAO DAOLU YU XINYINGGUO

阮宗泽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1/32 印张:15.625

字数:379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5060-1531-5/D·145 定价:28.00元

前 言

提起英国,人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是狄更斯笔下的茫茫雾都,举世闻名的蜡像馆,还是《友谊地久天长》的优美旋律,风靡一时的辣妹演唱组?是战火中慷慨激昂的丘吉尔,还是魂断巴黎的黛安娜王妃?或许科索沃战争中的活跃人物——工党新首相布莱尔也让人印象深刻?总之,英国值得人们细细地“品味”,值得留下记忆。

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美各国左翼政党纷纷走上前台,单独或者联合执政,左翼思潮在欧洲泛起红霞,成为冷战后西欧政治格局的耀眼景观。这股来势凶猛的左翼思潮之所以回归,既因左翼经过自身改造和包装,重新被选民认同和接受,也有此前执政的右翼政党政策相对失败的因素。冷战后,由于西方国家持续的意识形态争论,导致社会分化,内讧加重。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及社会福利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愈加突出。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的政治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金融市场规范等的巨大冲击,更导致了资本主义民主危机的加剧,使全球化发展与资本主义传统体制滞后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

对此,传统的左右两大阵营均难以提供全面有效、合理的诠释,更遑论对策,无论“左”、“右”或是其他党派,无不处于一种“寻寻觅觅”的境地。加之此前左右两翼政党传统政策的失败,面对各种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左翼政党必须打破传统的左右分界线,兼收并蓄,拿出刺激经济增长、保持社会公平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

来的治国方略,方能有一线生机。

正是在此背景下,工党领袖布莱尔不失时机地提出,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新的改良,在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寻求新的平稳点,即走“第三条道路”。布莱尔竭力推崇的,是介于“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护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思想”和“主张狭隘的个人主义和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新右翼的自由放任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法国总理若斯潘则倡导介乎“共产主义与绝对自由主义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德国总理施罗德却主张以建立“不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的现代经济结构”为目标的“新中间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推行左右兼顾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西方中左政党试图让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冲击下实现“软着陆”。

英国首相布莱尔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等人还积极推动第三条道路的国际化的,试图将其作为一种新形势下执政的政治哲学,推广到其他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南非甚至俄罗斯等国的政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报道,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已开设了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研究生课程(*The Times*, August 7, 1999),杰拉尔德·多尔夫曼教授和胡弗研究所的一位学者,主讲这门名为“托尼·布莱尔的并非全新的政治”课,课程8周,学费870美元。第一期便有40个学生注册。多尔夫曼说:“情况不错,美国的学生对英国政治知之甚少,他们知道撒切尔夫人,喜欢她,却不知道梅杰,但他们听说过布莱尔。”这一点又得归功于科索沃战争,布莱尔在这场战争中的强硬表现使他的名字在美国学生中广为流传。

尽管第三条道路吸引力超凡,但要确切界定它却并非易事,实际上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指什么。可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与布莱尔的名字联系最为紧密,布莱尔主义(Blairism)也由此诞生,并被正

式收入 2000 年 8 月出版的英国《新企鹅英语词典》中。《卫报》报道说,由于编撰词典是一项非常严谨和崇高的工作,为一个词汇下定义要不偏不倚,避免掺杂主观意志,加之争议较大,编撰者们花了两个月,列出 5 种解释并经多方协商,才为“布莱尔主义”这个新词下好定义:“名词,与 1997 年开始担任英国首相的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相关的政策,更被认为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一种修正形式。”

第三条道路硕大的内存和超强的兼容性,既是长处或强处,但也可能是阿基利斯的脚跟(阿基利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除脚跟外,全身刀枪不入,后人用“阿基利斯的脚跟”比喻致命的弱点)。克林顿曾试图这样描绘第三条道路:“一种统一的生活实践理论”,它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糅合在一起,紧紧地源于生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过去,人类的失误和上帝的神谕,共产主义的终结和新千年的开端。”(*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4, 2000)乍听起来,第三条道路倒有些像教堂上空回荡的圣歌和甜美的音乐。

布莱尔等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认为,资本主义今天的问题是由于“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因此需要更新观念,进行政治变革和政策调整,在效率与公正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以确保在实现经济繁荣的同时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奠基人英国人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并非某种从右或左中分离出来的东西,而是左翼在一种全新形势下为适应新环境、新现实的一种自我更新。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旨在将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益相结合,强调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相同,强调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他认为旧的福利制度已经失败,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还未找到任何可以替代的、新的福利制度。

细化到政策行动中，“第三条道路”者主张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还必须充分认识到政府的作用，应当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中追求平衡。这就是说，在“放纵的自由市场”与“过度的政府干预”中寻找“新中间”，该让市场自由运作的时候，决不要轻易进行政府干预；而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的时候，就不能让市场为所欲为。同时还要对社会政策进行激进的改革，在投入与产出、生产与分配中寻求均衡，并大力倡导权利与责任的平衡结合。第三条道路将国际关系领域也打上烙印，布莱尔、克林顿等欧美中左领导人以科索沃战争为契机推行其“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观，科索沃战争也被称为在第三条道路理论指导下的一场“新战争”。当然，第三条道路推出后，各方面的批评不绝于耳。来自左翼的大多数批评者指责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向“没有手袋的撒切尔主义”低头，是对左翼基本理念的“大出卖”。也有人认为，第三条道路不过是对现存政策的一种重新包装，很难说第三条道路和德国传统的基民盟、美国小布什的“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或英国的“温和的保守主义”（moderate conservatism）有什么本质区别。

总的看来，第三条道路的出现并一度风行，实际上是在当前全球化浪潮的裹挟和新经济的冲击下，对传统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表明西欧政治气候在冷战后向“左”摆动，而且是欧洲中左政府当前内外政策目标和取向的一种具体体现。英国在倡导和推广第三条道路中起了十分独特的作用，布莱尔的“新英国”就是这一理论的试验室。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英国在新形势下寻求重新定位的努力。

在历史上，英国从16世纪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赢得海上霸权之后，便疯狂地向外扩张达3个世纪之久。大不列颠帝国开

疆拓土，气势逼人，四夷来朝，万邦臣服，号称日不落帝国。到1914年，史无前例的大英帝国巍然屹立，其总面积超过1270万平方英里，是英国领土的100倍以上，人口相当于英国的9倍，达4亿人。关于“日不落帝国”名称由来，除人们耳熟能详的那种说法，即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遍及全球每个角落，任何时候都能与太阳同在外，还有一种是说上帝不相信黑暗中的英国人……

今天的英国早已日薄西山，与长达300年的昔日辉煌相比，今天这种“不幸”现实毕竟不过半个多世纪。帝国的围墙虽早已坍塌，可英国人仍旧苦苦守着大门，“帝国情结”挥之不去。布莱尔称英国虽不再可能成为最强大的，但可以成为“最好的国家”！他表示在新的形势下，英国应当更多地发挥它作为“世界思想库”和“软实力”的作用，影响国际上的“外交”和“思想”，向世人表明英国仍然是一个“世界性大国”。从一定意义上说，第三条道路正是粉刷在英国帝国情结外表上的那层特别的油彩。因此，通过对第三条道路的解读，或许有助于进一步剖析今日之英国内外政策走向和英国人复杂的内心世界。

本书试图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一些梳理和探讨，特别是通过对英国工党上台以来这四年多的内外政策实践，看第三条道路在英国是如何运作的，有哪些得失，影响何在。布莱尔既是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最权威诠释者、代表者，也是最直接的实践者。正是他充满活力的新形象和灵活务实的作风感染了大多数选民，让沉郁多年的英国重新变得有生气，也使他获得空前的支持，让工党赢得了历史上的首次连任。因此，在今天的英国，新工党就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就是新工党。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将把第三条道路作为一条线索，考察进入新世纪的英国，尝试为读者进一步了解今天的“新英国”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笔者在英国生活、工作的五年多时间里，亲眼目睹了“第三条

道路”从萌芽到兴盛,书中观点和看法乃作者的所观、所思、所想、所感,纯属一管之见,偏颇和不足之处,乞望读者赐教。

阮宗泽

2001年7月于北京光华西里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1)
一、粉红色欧洲	(1)
1. 风景独好	(2)
2. 为何左摆	(6)
小结	(13)
二、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14)
1. 社会民主主义	(14)
2. 新自由主义	(18)
3.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25)
小结	(28)
三、后资本主义	(29)
1. 盛世危言	(30)
2. 两种模式	(34)
3. 谁主沉浮	(37)
小结	(40)
四、第三条道路回顾	(42)
1. 是左是右	(43)
2. 侃爷吉登斯	(46)
3. 政策与理论	(49)
小结	(53)
第二章 布莱尔与第三条道路	(55)

一、革新者	(55)
1. 工党神童	(55)
2. 新工党、新英国	(61)
3. 入主唐宁街	(64)
4. “新”于何处	(65)
小结	(70)
二、新政治	(72)
1. 膨胀的唐宁街	(72)
2. 托尼的裙带帮	(75)
3. 坎贝尔现象	(79)
4. 控制狂	(81)
5. 新纲领	(84)
小结	(87)
三、酷,不列颠	(88)
1. 昔日重来	(89)
2. 辣妹酷哥	(92)
3. 千年大“洞”	(99)
4. 猎狐政治	(107)
小结	(111)
第三章 第三条道路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对策	(113)
一、全球化	(113)
1. 另类全球化	(113)
2. 全球管理	(123)
3. 国际官僚	(130)
小结	(134)
二、知识经济	(136)
1. 美国神话	(137)
2. 电子欧洲	(143)
3. E-英国	(150)

小结	(155)
三、福利社会	(157)
1. 安全网	(158)
2. 福利误区	(161)
3. 主动福利	(165)
小结	(172)
四、民主赤字	(174)
1. 民而不主	(174)
2. 非政府组织	(183)
3. 全球契约	(188)
小结	(190)
第四章 投资政府	(192)
一、宪政改革	(192)
1. 失衡的上院	(193)
2. 下放权力	(201)
小结	(207)
二、投资政府	(209)
1. 进步政府	(209)
2. 社会包容	(214)
3. 消除贫困	(221)
4. 追求平等	(228)
小结	(235)
第五章 未来政治	(237)
一、生态政治	(237)
1. 绿色政治	(237)
2. 可持续发展	(242)
3. 转基因食物	(247)
4. 疯牛病危机	(252)

小结	(259)
二、新道德运动	(260)
1. 成长的烦恼	(260)
2. 单亲家庭	(264)
3. 婴儿政治	(270)
小结	(273)
第六章 第三条道路与世界新秩序	(275)
一、国际第三条道路运动	(275)
1. 当轴处中	(275)
2. 南橘北枳	(282)
3. 旗帜易主	(289)
小结	(293)
二、第三条道路外交	(294)
1. 世界“灯塔”	(295)
2. 重视软实力	(301)
3. A4 先生	(306)
4. 大思想	(309)
5. 寻寻觅觅	(312)
小结	(315)
三、第三条道路战争	(316)
1. 布莱尔主义	(316)
2. 第三条道路战争	(322)
小结	(327)
四、道德外交	(328)
1. 皮诺切特案	(328)
2. 利益冲突	(331)
3. 烫手山芋	(334)
小结	(338)
第七章 第三条道路通向何方	(340)

一、与狼共舞	(340)
1. 与狼共舞	(340)
2. “克林顿化”	(344)
3. 特洛伊木马	(349)
4. “拉夫达”诱惑	(354)
小结	(359)
二、同床异梦	(360)
1. 身在家园心是客	(361)
2. 首鼠两端	(365)
3. 双轨欧洲	(372)
小结	(379)
三、“第四条道路”	(380)
1. 黑色风暴	(380)
2. 新右翼	(385)
3. 外来移民	(389)
小结	(394)
四、等待戈多	(395)
1. 看似千仞	(396)
2. 等待戈多	(403)
小结	(406)
第八章 走第三条道路的虚拟帝国	(409)
一、北爱之痛	(409)
1. 旧恨新仇	(409)
2. 和平曙光	(413)
3. 曲中求直	(418)
4. 游行恩怨	(425)
小结	(427)
二、风中之烛	(427)
1. 风中之烛	(427)

2. 倾斜的王室	(434)
3. 百年华诞	(442)
4. 六合一彩	(448)
小结	(453)
三、认同危机	(454)
1. 英国的陷落	(455)
2. 聚散两依依	(463)
3. 异化英格兰	(469)
4. 认同危机	(473)
5. 丑陋的英国人	(480)
小结	(484)

第一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一、粉红色欧洲

20世纪90年代初,西欧政治局势出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社会党等左翼党派在选举中获胜,特别是英国与德国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赢得大选,最终确立了左翼政党在西欧政坛执掌牛耳的地位,目前欧盟15个国家中有13个为中左政党执政或参政;二是新上台的左翼政党大多突破传统观念,使各国的经济社会政策明显向中间化转变。既要尽可能实现社会公平,又要提高经济效率、确保经济增长,这个西方政治经济学界至今仍孜孜不倦求解的方程式,正在改写传统左右翼政党的政治纲领,并使其政策渐趋中性化。面对当今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包括全球化、个人主义化、后工业化、信息化和媒体化社会的出现等,社会民主党人只能抛弃传统观念,采用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观,在传统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和新保守主义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模式之间,寻求一个理想的、新的经济社会模式的中间道路。

1. 风景独好

90年代中期,西欧中左政党纷纷上台执政,成为世纪之交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先是荷兰工党在1994年大选中获胜,组成了自1976年以来的第一个工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接着瑞典、丹麦、芬兰、比利时的社会民主党相继在大选中胜出组阁。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英国工党在1997年5月上台执政后,西欧其他国家也相继出现了左翼东山再起的局面,到第二年11月,沉寂了16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组成联合政府,成为继英国大选和法国立法选举中左翼击败右翼后的又一次重大事件。

几乎同时,欧洲另一大国意大利政府更迭,左翼民主党总书记达莱马出任总理,更让人惊诧不已。达莱马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后代,19岁就加入了意共。意共后来更名为“左翼民主党”就有他的贡献,1994年达莱马成为这一有红色前身的左翼政党书记。由前共产党人成为政府总理,这在欧盟国家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到1998年底,英、法、德、意四大国的工党、社会党、社民党、左翼民主党等中左政党同时执政,这在欧洲的政治格局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

至此,欧盟15国中除西班牙和爱尔兰之外,全都是中左政党单独执政或参政。由于“欧洲社会党国际”这一组织以红玫瑰为徽记,故将中左政党在西欧普遍上台执政喻为粉红色。相对于80年代右翼政党占主导,如今欧洲政治版图的玫瑰色显得尤为耀眼,“红潮”涌动,政治出现中左化。难怪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1998年德国大选结束后,大呼“欧洲大陆向左转”。(*The Economist*, October 3, 1998)